

少女 侦探

废墟中的

夜

(日)
相泽沙呼
——著

林千早
——译

Sako Aizawa



废墟中的少女侦探

(日) 相泽沙呼 著
林千早 译

译者：林千早
原书名称：
原书作者：
原书译者：
原书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atsulica Majorca
© Sako Aizawa 2012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墟中的少女侦探 / (日) 相泽沙呼著; 林千早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33-2803-6

I. ①废… II. ①相… ②林… III. ①故事—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0273 号



废墟中的少女侦探

(日) 相泽沙呼 著; 林千早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绘图: @容那个容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9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803-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 1 | 逃走的原始人 |
| 49 | 幽灵的望远镜 |
| 93 | 恶作剧的衣装 |
| 143 | 永别了，忧郁 |

逃走的原始人

1

姐姐，不好了。我现在竟然在找什么原始人——

本来，我是绝不相信有原始人存在的……

暗红色的阳光有些刺眼。打开平时很少使用的手机摄像头，我按下了快门。虽说夕阳照耀下的校园很漂亮，然而这景色却似乎不是这种廉价的摄像头所能捕捉到的。液晶显示屏上，只能看见被逆光处的阴影所笼罩着的一片灰败景象，其中旧校园内那狭窄的操场几乎杳无人迹。今天还是没拍到原始人——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原始人没出现。”

我一边用衬衣的袖子擦着汗，一边敲击着手机按键。把刚刚的照片附上之后，点击了发送键。几乎是同一瞬间，便收到了回信：

“继续调查。”

我不禁叹了口气。在这般酷热的六月夕阳之下，于放学后的旧校园里找寻原始人的高中生，全世界范围内大概也只有我一个人吧。简直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笨蛋了。虽说这件事的起因仅仅源于三天之前，但自己竟做着这样无谓的搜寻工作长达三天，想起来更不禁觉得可悲。

2

我讨厌跑步，更不用说全力狂奔了。跑步的时候会呼吸急促、双

足沉重、心跳几乎要停止，最后更是整个人狼狈不堪。从头到尾还要忍受周围的视线刺痛着自己。“为什么他跑得这么慢呢？”“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跑步？”明明感到了通过视线传来的无声嘲讽，却还不得不跑完全程。做这种运动根本什么好处都没有。所以说接力赛也好、马拉松也好，从很久之前我就非常讨厌了。

而现在的我，却紧握着手机，跑在学校喧嚣的走廊上。走廊上的人多得几乎很难向前迈步。举目所见，只有穿着干净室内鞋的一只只脚尖而已。

期中考试的结果并不好看。数学和日本史的成绩甚低，世界史则压根儿没及格。分发试卷的时候，教室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男生们互相比拼着谁的分数更低，女生们则互相夸奖着对方是何等聪明。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把考卷折起来塞进书包。这种脱离不了中学生特色、天真无邪的氛围，真是让人厌烦。所以放学之后我才马上逃出教室、逃出走廊。是啊，“逃出”这种措辞着实不过分。教室和走廊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来到教学楼门口，举目便是耀眼的阳光。远处映入视线的，是那幢平时不怎么注意到的商用大楼，遮蔽着天空的一角。仔细一看，大约四层处，竟有人从窗口探出了身子，仿佛要跳楼一般。

莫非是……自杀？那人穿着制服，看上去像是女孩子，应该和我是同一个学校的吧。因为逆光，其他细节实在看不清楚。有种不太好的预感。而环顾我的周围，却只有无知无觉的学生们，正无所事事地漫步着。

那个坐在大楼窗口的身影应该没有引起任何路过学生的注意吧。而此刻的我也本可以装作没有注意到，无视那种状况走过去。然而，这样走过大楼之后，背后却传来了令人讨厌的声音。不得不说，我目

击到这一景象的时机很不巧。

那么该不该回到学校，向大人们报告，或者报警呢？可自己向来不是那种喜欢和陌生人打电话的类型。我讨厌自己的声音，以至于让电话里的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一行为本身，也会让我感到痛苦。走到大楼正下方，抬眼望去，女孩子那白皙的双腿正兀自高悬着。

结果，我连逃走的勇气也丧失了。这么说，当然也同样没有阻止对方自杀的勇气了。怎么说呢，在今天这样澄净的天空下，还是希望她不要自杀吧。而且，从那种地方坠落，尸体一定会暴露在路过的学生眼前啊。这种事情难道不是想想就觉得十分羞耻吗？

那栋商用大楼共五层高，和几幢差不多相同性质的建筑物并立着。大楼外部没有安全楼梯，大楼本身没有被使用的迹象，门口也没有任何公司的招牌。一层的防雨窗半拉着，弯下身子的话，似乎就可以稍微窥见其中的景象。我从那里钻进大楼，眼前却是一片骇人的黑暗，也许是防雨窗之类的东西完全遮蔽了阳光的缘故吧。借着手机液晶屏的光亮，我摸索着楼梯的方位。鼻子里满是尘埃和铁锈的味道。

地板上散落着塑料制的小零件，走过其间时鞋底传来硬物的触感。壁纸一半剥落，不知是遭了贼，还是被上门催债的人彻底搜查过一遍，总而言之，这幢楼不像是有人在其中“生活着”的样子。

我故意在楼梯口咳嗽了一声，上楼梯的时候却自然而然地两级一跨飞奔了起来。想来若是因为我的悠闲而导致那人死亡的话，我还是会困扰的吧。更不用说警察可能会将我列为嫌犯了。必须得再快一点才行。

总算到了四楼，因为紧张和奔跑之故，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平时的我可是连爬一层楼都不愿意的人啊。真是累死了，我果然最讨厌运动了。

在楼梯平台处，我看到了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这一层的防

雨窗似乎没有关上。走过走廊，看到一间堆满杂物和灰尘，微微显得幽暗的房间。我似乎感到其间有人的气息。然而，贸然冲进去似乎并不合适。该怎么和那人搭话呢？说“您好！抱歉，我迷路了”之类的话？至于电视剧里常见的“就算再怎么样，自杀也是不行的！千万别自杀”这样的台词，实在太令人羞耻，是说不出口的吧。我将手机紧紧握在手里，窥视着房间的内部。

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房间，这房间大概有半个教室大小吧。从破败板壁中露出的各种管道就在我的眼前，大小不一的几个橱柜翻倒在地，曾被镶嵌于橱门之上的玻璃也变成碎片散落在地板上。想来，这便是所谓的废墟吧。

而那个女孩子，此刻正身处于这片废墟之中，背对着我，朝着窗外，仿佛要掉下去一般地坐着。女孩子的头发一直留到腰际。头发这么长的女孩子此前还真是没见过呢。一瞬间，我有种碰到了幽灵的错觉，背后传来一股寒意。明明是来阻止她坠楼的我，此刻竟优柔寡断地任凭时间流逝，动也不动。

怎么办才好？究竟该怎么和她搭话才好？

“那、那个……”

结果，为了不让她受惊，我只是这么轻轻地问了一句。之后就顺其自然吧。在这寂静的氛围中，我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我的呼吸变得更为急促，恐怕就快因为窒息而晕倒了吧。

她回头，向我望了过来。我感到血液正因为这回眸而被拉扯着，羞耻感随之涌上脸庞，真想现在就从这间屋子里逃出去。不，我还是会等对方说完“抱歉，什么事都没有”，才会从这间屋子里逃走。

她侧脸对着我，一副黑乎乎的双筒望远镜端到和脸平齐的位置。透过长长的头发，可以窥见她那雪白的耳朵上戴着耳机，制服衬衫的

扣子随随便便地扣到胸口的位置，胭脂色的领带却好好地系在脖子上，令她的侧脸显得有些凛然。怎么看她都不像是马上要自杀的人啊。虽说如此，她却也不像好好地“生活着”的人。把几乎整个身子从这栋已成废墟的商用大厦的窗口探出去，并举着双筒望远镜窥视着远方的女孩子，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并不存在。

是的，这是个女孩子，而且应该比我的年纪要大一些。那凛然的侧脸也显然与和我同级的女生那一脸天真无邪完全不同。冷淡平静的漆黑双眸此刻紧盯着我，仿佛在观察着什么。心脏跳动的声音在我耳中有些烦人，咚、咚、咚，直接敲击着鼓膜，让我更加晕头转向了。

“那个，其实我迷路了。”

实在受不了被那双冰冷的眼睛观察着的我，准备说出这白痴一般的借口。而说话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舌头，以至于发出了“内过，西四偶迷漏类”这样奇怪的声音。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然而她那双眼皮的修长妙目仍然紧紧地盯着我。好大的眼睛啊。被女孩子热切地看着，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吧。我感觉自己的脸变得越来越红了。

暂时保持着沉默的女孩子总算放下了手里的望远镜，用空出来的双手按住窗框，转过身子，雪白的大腿从窗户外侧跨到室内。最后，她踮起柔软的双脚，稍稍抵到了屋内的地板上。目睹了这一连串动作的我不自觉地睁大了眼，喉咙里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心脏恐怕早就接近停跳状态了。那条苏格兰格的百褶裙也太短了吧——注视着扇形裙摆和修长双腿所形成的立体画面的我如是想到。另外，被阳光照射着的她的肌肤，像死人般惨白。

“你这家伙，叫什么？”

她抬起眼睛这么问着，手扶着窗框，再次向我这边看了过来。而

我则感到冰冷的汗水在背后扩散开来。她的声线虽然平静得很，却仿佛浓缩了露骨的敌意和恶劣的心情，因而显得极其冷淡。我本打算回答完“真对不起！我不是什么怪人”之后马上逃出去的，却像被蛇盯上的青蛙一般丝毫动弹不得。可能是因为她比较像怪人吧。

“我、我叫柴、柴山。”由于气势上被完全压倒，我不自觉地犯起了口吃，“柴山祐希。”

“有何贵干呢？”

“那个，其实……”我停顿了一下，以免说出是为了阻止她自杀才来这里的，这误判也实在太大了吧。我望着室内一处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故意胡言乱语道：“那……您在这里又有何贵干呢？”

她眯着眼睛，好像颇为稀奇地自上而下看着我。尽管她倚坐在窗框上，看起来却还是比我高一些。她用手理着披在肩膀上的长发，声音依旧沉静，却带上了一丝愉悦。

“我吗？我在这里找原始人。”

“什么？”

“原始人。”

姐姐，这可怎么办呢？我和脑子有问题的人扯上了关系。

“原始人指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也就是纪元前的人类？”

“白痴，除了这以外还能指什么。”

带着极度的傲慢，她这么说道。此人此刻的表情，正是沉浸在蔑视着自己以外所有人和事所带来的愉悦中，也就是心怀不轨的人应有的表情吧。而这表情让我感到焦躁不安。用“你这家伙”“白痴”来称呼初次见面的人，简直难以置信。要不是因为她是女孩子，而我正注视着她的大腿，就算是我，也一定会讨厌此人的吧。

“鄙人不是很明白您说的意思。”

“这样啊。”她用直截了当的不快语气回答道，又一次眯起了眼睛，“你这家伙不知道吗，傍晚时分原始人会在旧校园里出现的传闻？”

她回头望向窗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我们的学校吧。

原始人的传闻，我的确是有些印象的，不过是一则经不起推敲的怪谈罢了。傍晚时分，旧校园里会出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原始人。原始人会发出谜一般的吼叫，朝着学校操场狂奔，最后消失无踪——或许比起怪谈来，更像是个笑话吧。记得刚升入高中两个月的时候曾经听人说起过，在学校里也算挺有名的了。话说回来，“你这家伙”这种称呼不会就这么固定下来了吧？

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她的问题，我一边偷瞄着放在一旁的望远镜，一边在脑海中反刍她方才的话。她不会是认真的吧，这样想着的我却发现望远镜现在正放在窗户旁一个看上去与周围环境非常不搭调的茶几上。这个结实的木质茶几，比倒在房间一角的橱柜要漂亮得多。

“不过你这家伙来得正好。”带着既非虚饰亦非紧张的漠然，她继续说道，泛着些许光泽的粉色樱唇扬起，露出微笑，“想不想调查一下那个原始人？”

真是搞不懂她在说些什么。调查原始人？我的脑中瞬间浮现出躲在电线杆后面的钱形警部^①的身影，一边嚼着草莓套餐一边用望远镜监视着古旧公寓，偷偷对着对讲机喊道：“这里是钱形，目标还没有出现，请讲……”

“我说的是调查原始人哟。放学之后，在原始人可能出现的学校操场等地进行监视，算是很简单的工作吧。”

^①钱形警部是漫画《鲁邦三世》中的重要角色。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你这家伙的手机是带摄像头的吧？”

“当、当然了。”

“给我。”

她从窗框上站起身来，长发轻轻摇曳着，一边缓缓穿上放在地板上的崭新便鞋，一边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前。走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之前的猜测得到了验证——果然她要比我高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草莓香气冲击着鼻子，我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将手机递了过去。真是美妙的香气啊。女孩子为什么都那么香呢？和姐姐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也是这样，透过纱窗飘来的风都带着甘美的芬香，总是破坏着我的注意力。所以，虽说和姐姐一起看电视是乐事一桩，但我偶尔也会感到羞耻。

趁我发呆之际，她从我手中夺走了手机，整个过程就好像我中了什么催眠术一般。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香气到底从何而来呢？难道说是洗发水的味道？她用的是草莓味的洗发水吗？这种猜测，和随风而来的阵阵香气，在我的脑内盘旋着。也许是因为我的翻盖手机是老旧的经典款，而她也曾使用过同一款的手机吧，在进行了一系列熟练的操作之后，她将手机扔还给了我。

“我把我的邮箱地址输入到你这家伙的手机通讯录里了。放学之后，去监视一下操场，每隔一小时拍一张照片发给我。能做到吧？”

拿着自己的手机，我点开通讯录，发现了新输入的项目。我将那个名字缓缓地读了出来。

“Matsurika？”

用片假名打出的名字。除了邮箱地址之外，并没有她的手机号

码。^①

“这是我的名字。”

我还真是遇上奇人异事了呢。放学之后认真地寻找怪谈中出现的原始人，拍下照片之后通过邮件发送给这位在废弃大楼里拿着望远镜监视的大小姐。

“那个，还是算了吧……”她的脑子看来的确有问题，要拒绝她的话必须趁现在了吧。仿佛为了和那股甘甜的气味告别，我特地退开一步这么说道，看来非要做个了断不可，如果对方是男性的话就不用这么犹豫了吧。“我其实挺忙的，我是说，忙于学习。”

“学习吗……”她手扶着窗框说道，“一年级C班，柴山祐希，数学和日本史的分数极低，世界史压根儿没及格，对吧？的确很有忙于学习的必要呢。”

“不、不是……你、你怎么……”

她又恢复了刚才倚在窗边的模样，眯起眼睛，脸上浮现出饶有兴致的笑容看向我。这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就像书里的魔女一样，她用手指玩弄着乌黑的长发，这样说道：“你这家伙，几乎每天放学后的同一时间都会打电话吧，是不是对令姐抱有执着而过剩的爱情呢？”

瞬间，我感受到了自己脸颊的热度。的确，因为和姐姐关系太好的缘故，小时候我曾被家附近的朋友称作“姐控”。然而高中里应该没人知道这件事才对。我看着自己的手机，方才迟钝地了解到，原来刚刚把手机给她的时间里，此人翻看了我手机里的通话记录。

“太、太过分了吧。竟然偷看……”

^①小说原文此处以下，女主角的名字均以片假名「マツリカ」(Matusrika)表示，本书以汉字读音译作“茉莉花”。日本的手机号码一般仅供通话使用，本书的背景是智能手机尚未全面普及的时代，如要发送短信或照片，一般会发到对方的手机邮箱上。

名为茉莉花的女子脸上又渐渐浮现出魔女般无敌的笑容。而我则因为太过羞耻，忍不住向窗边走去。啊啊，真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明明是为了阻止她自杀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却受了让自己想要自杀的待遇，我的命运可真可悲。

“你这家伙，被匿名信中伤过吗？这可是不怎么常见的体验呢，就连我也不曾经历过。”她一边将一缕秀发绕在手指前端玩弄着，一边说道，“你呢，就是所谓的姐控吧。你这样的人，就算糟糕的成绩和更为糟糕的性格暴露了，对你产生兴趣的人恐怕也寥寥无几吧。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愕然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真是严酷的定论啊。我本想瞪她一眼，但一碰上她那冷淡的眼神，我这边就不由自主地退缩了。

“放学后进行监视，确认有没有原始人的工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做吗？”

“所谓的监视，就是拍照片，对吧？”

带着某种羞耻心，我答应了下来。

“是。但如果原始人真的出现了，就给我把他抓回来。”

“那要是没有出现呢？”

“就请一直监视到他出现为止。”

这简直如同儿戏。

“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工作。作为回报，每次放学后报告完了，就把你这家伙最不擅长的功课带来，让我辅导看看吧。”

就像要看穿我，她把脸凑了过来。她的眼睛真是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连呼吸都要好好控制了吧。辅导我的功课究竟是怎么回事？放学后的报告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些事情都要在这个房间里进行吗？

怀着奇妙的期待，我踌躇着，暂时保持着沉默，背过脸去。我可

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和女孩子对视的勇气。窗外的夕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成暗红色，阳光洒在地板一隅，使得这个布满尘埃的房间显得更为破败。而房间里的那张茶几和斜倚在窗台上的女孩子，又和周遭的氛围是那么不协调。

已经没有刚才那种窒息的感觉了，但心脏还在快速地跳动着。微风再次送来她身上的芳香。在我看来是那么媚惑的双唇，竟说出了充斥着诱人甘甜味道的话语。男女二人共处一室、学习、百褶裙、艳丽的双唇、草莓的香气，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挽留着我。心脏又一次咚咚咚地狂跳着，脑袋又一次变得昏昏沉沉，虽然对方不过是个脑子坏掉的女孩子罢了，只是个如魔女一般不知得体为何物的女孩子罢了。

所以说，那时我的脑子，大概也出了什么问题吧。

3

已经五点半了，结束了监视的我走过操场。当然，原始人今天也没有出现。已经这么晚了，剩下这点时间也不会再出现了吧。我打开手机，发现有新邮件，是来自茉莉花的。

“不用拍照了，去收集情报。”

何等简洁明了的邮件，又是何等艰难的任务啊。消失的原始人什么的本就不过是桩怪谈，又哪来的什么情报？！我本身没有朋友，而且十分不擅长和陌生人说话。况且这类事情，是要向新闻部打听的吧？那方面的人脉，我可真是一点都没有啊。讨厌，像这样踏进不熟悉的班级和社团活动室去打听什么的，麻烦死了。

“向哪些人打听才好？”